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五十四回 宋仁宗聞奏思親王 刑部奉旨審案

當下包公喝道：“郭槐！你既不認識本官，如我說出姓名，只怕嚇死你這老奸！我乃龍圖閣待制兼開封府尹包拯。”郭槐聽了道：“你是包拯麼？人稱你是忠烈賢臣，即我內官也仰慕清名，當今萬歲加恩寵眷，你不該膽大將咱欺藐！你太覺狂妄了！”包公冷笑道：“郭槐，你還不知麼？”郭槐道：“咱家知道什麼來？”包公怒道：“恨你為人凶刁狠毒，十八年前將幼主換作狸貓，又縱火燒毀碧雲宮，陷害李宸妃娘娘，瞞天昧地，只言永久遮瞞，豈期今日奸謀敗露，在聖上駕前，還不直供！”郭槐聽了失色，只得喝道：“包拯！休得含血噴人！你緣何造此無形無影之言，妄唆聖上，欲害咱家！這火焚碧雲宮，狸貓換主，我作內監數十秋，未聞此事，你何得無端尋釁惑，擅敢當駕無禮，扭住咱家！”即喝令小監道：“拈他去，我還宮去也！”包公道：“郭槐，你今休想還宮！”扭住郭槐不放，四名內監只好呆呆看著，只因懼怕包黑子，未敢妄動。眾文武大臣並無一人答奏，君王心上也覺焦煩，喝道：“拿下！寡人定須追究陰謀陷害真情。”有值殿將軍凶狠如虎，即拿下郭槐，捆縛捺定。郭槐慌忙呼道：“聖上，可憐奴婢，今已八十二歲，靜處閒宮，並無差，伏乞我主勿聽包拯無蹤無影之言，令奴婢還宮，深沾陛下天恩。”君王道：“郭槐，你將十八年前之事一一奏明，即放你回宮安養。如有一字支吾，定決不饒。”郭槐一想：若將此事說明，我必抵罪，又怎好害卻劉太后娘娘？罷了，我也拿定主意，自願抵死不招。即道：“陛下，說什麼狸貓換主，火焚碧雲宮，奴婢確實不知緣由，焉有憑據上奏？”包公奏道：“此事關係重大，想郭槐是潑天大膽之人，方能於此傷天害理之事。若將言詞盤詰，豈肯輕輕招認，伏乞我主將他發交與臣，待臣嚴加細究，方能明白。”君王道：“依卿所言。”

龐國丈暗想：不好了！發交包黑審究，郭槐危矣！審明又增他之威。惺惺自古惜惺惺，奸臣只是為奸臣，並忌包拯之功，即出奏道：“陛下，這郭槐發不得包拯審訊。”君王道：“龐卿，緣何發交不得包拯審訊？”龐洪道：“此事關係重大，諺語雲：‘來言是非者，即是是非人。’今此事乃包拯所言，焉知真假？倘被他一頓極刑，郭槐乃八旬以外之人，那裏抵挨得重刑？倘假事動成真的，即大不妙了。”君王聞奏，頭一點言道：“龐卿此論，卻是秉公而言，朕今不發交包拯，即交卿家審究，是必秉公而辦。”包公道：“如將此案與國丈究斷，必不秉公力辦。他若存了三分私弊，十八年之冤，終於不白，卻將誕育聖躬之母，永屈於泥塗中了。”君王聽了兩人之言，細思一刻，只得對包公道：“包卿，據你主見，還須發交與你審辦麼？”包公道：“國丈如此一說，臣也涉嫌疑，不敢承辦了。”君王道：“卿既不領辦，可於文武兩班中挑選一人出來。”

包公稱“領旨”，立起身來一看，左班首是富弼老太師，他是一梗直大臣，然而老髦高年，不便煩勞於他。包公又看看支部韓琦，韓琦一想，此案重大，一位是劉太后，一位是狄太后，兩人是被告，叫我如何審法，只得搖頭示意。包公又看了閣老文彥博，他卻對自己瞧也不瞧，分明也有些怕事。包公想道：你們眾臣也稱是忠良之輩，如何這等膽怯畏死？只須秉公而辦，亦有何妨礙，如何人人不願領辦。如此你們徒有忠節之名，算不得銅肝鐵膽之人了。包公又望至西邊，看見刑部尚書王炳，二目相照，包公一想：王兄與我是同居裏井，同科出仕，他平素秉性賢良，此段事情，如交他辦理，諒得妥當。此時包公一照面，頭一擺，王刑部即出班奏道：“此事微臣領辦，伏乞陛下降旨發交。”君王道：“包卿，王卿領辦如何？”包公道：“王刑部果能領辦，必不誤事。”君王道：“既如此，朕將郭槐發交王卿，限三天內究明回奏，須要小心著力公辦。如有半點私弊，斷不姑寬。”王刑部領旨。當日散朝，王炳家工帶出郭槐。

君王還宮，龐貴妃迎接王駕，即請安問道：“君王何故龍顏不悅？”君王一聞動問，不覺感觸孝行有虧之心，言道：“早朝據包拯所奏，朕不是南清宮狄母後所生，也非安樂宮劉太后所產，尚有生身母親在別方。”言畢，不覺珠淚一行。龐妃聞言，不覺駭然，即道：“聖上既據包拯所奏，亦必有因，我王何不詢明他生育聖躬嫡母太後在於何方？”君王道：“貴妃，朕也曾詳詰他，包拯言還朝時，道經陳州，有白發老婦，訴說十八年前之冤，言來確據分明。”當時君王將前言一長一短，慘言盡吐，更覺感傷，紛紛淚下。此時龐妃聽罷，更覺心驚，想道：不意有此彌天大事，未知真假，若還果有狸貓換主之事，郭槐罪重千鈞，狄、劉二太後亦有欺君之罪。只願當初並無此事，兩宮太後方保無虞，郭槐也可無罪，只將包拯處以欺君妄奏之罪，正了國法。若除了包拯，我父獨掌朝綱，畏懼何人？想罷，開言道：“我主且自放心，雖則包拯如此言來，臣妾細思此事，諒非真情。破寨市井中老婦，非是癡狂之疾，定是妖言惑眾，可笑包拯為明察之官，聽信妄詞，特犯君上。倘無此事，兩宮太後一怒，則黑臉官兒豈活得成！況乎謊奏君王，讒污國母，罪該萬死，我王乃至聰天子，豈能任他如此作弄。”龐妃雖然狡猾，惟君王心下分明，知包公乃是正直無私，清官豈是輕信無憑謊奏。且破寨婦人說得有憑有據，豈是疾犯瘋癲？因此仍自悶悶不樂。龐貴妃見君王惱悶，傳旨排宴，百般嬌媚，趨奉君王。

慢言宮中夜宴，且說安樂宮中劉太后，見郭槐久去不回，想道：不知外廷有何疑難國政，兩次宣召郭槐，去得許久，尚未還宮。正盼思之際，忽有太監四人急匆匆報進宮道：“啟上太後娘娘，不好了！”劉太后在宮闈三十餘秋，從未聞“不吉”二字，今聞此急言一不覺大怒，罵道：“狗奴才，何事大驚小怪！”眾內監稟道：“只因當今萬歲爺，已將九千歲拿下。宜去非為別事，乃是包大人奏明聖上，為十八年前狸貓換主、火焚內宮之事。”劉太后聽了，吃驚不小，連忙立起道：“萬歲怎生分斷的？”內監道：“萬歲爺要九千歲招出真情，九千歲只言並無此事，萬歲爺即喝值殿將軍登時拿縛了九千歲，發交刑部尚書王大人審斷去了。”劉太后聞言道：“果有此事，你們且退去。”四內監遵命出宮，劉太后惶恐無主，自念：十八年前將太子換去，暗害李妃，但機關秘密，無一人得知，因何今日洩露，有人告訴包拯？又值君王偏聽他言，將吾心腹人拿下，若還究出當時情事，郭槐固不免重刑處決，即老身也難免有欺君害主之罪。幸喜當今不是發交包拯審斷，還有挽回之機。想王刑部雖是一位清官，不貪財寶，諒來及不得包拯鐵膽銅肝之硬，且將密詔行下王炳，將金珠寶貝重賞他，豈有不受？難道他懼怯包拯，反不畏我？倘王炳肯周全郭槐，私留一線，郭槐無罪，我也無虞了。劉太后定下主見，登時修密旨一道，外有馬蹄金五十錠，明珠三百顆，打發心腹內監三人，另遣王恩齋了密旨，將曉時候，潛出後宰門，往刑部衙門而去。按下慢提。

再說王刑部是日將郭槐暫禁天牢，送歸內衙，有馬氏夫人出來迎接坐下，夫人開言道：“相公今日退朝甚晚，又有不悅之容，不知何故？”王炳道：“夫人，茲因領了聖旨，為聖上內廷一大異事，想來實在難辦。”馬氏道：“老爺官居司寇，只管得頑民匪盜刑務事情，如天子內廷大事，都有富太師、範樞密、文閣老、韓吏部等辦理，老相公不該管涉，何用心煩？”王炳道：“夫人，你有所未知，此事如不盡忠辦理，不免斧鉞之誅，不是五府六部人人可領辦的。”當日王炳將包公還朝，在陳州遇婦人訴冤之事，一一言知，馬氏道：“既然陳州有一貧婦冤屈，自有地方官伸理。”王炳道：“夫人，你休將破寨中老婦人小視，他乃先帝李宸妃，產育當今聖上至尊之貴。”馬氏夫人聽罷，冷笑道：“老爺，莫非包拯道途中逢邪祟？不獨妾女流不信，即滿朝大臣豈不知當今乃狄氏所出，經先王所立？只有包拯一人偏執妄言。”王炳道：“包年兄乃剛正無私的硬漢，豈有誣毀君上之理？”馬氏搖首道：“老爺，你向來明理，為官二十餘載，難道不明此案如天重大。且交還包拯辦理為上，你何必自尋煩惱。”王炳道：“夫人，並非下官多招煩惱，只因沒一人敢於駕前領旨，我因思當今國母枉屈當災，於心何忍！況我與包兄是同年同科，一殿之臣，故在駕前領辦此事。”馬氏道：“妾思滿朝文武，多少官員，盡食君王俸祿，人人皆可效勞，何獨老爺一人？想他眾官知事關重大，故無一人承辦。他們是明人，老爺是呆人。”王炳道：“你說那裏話來！倘我將此案辦明，難道聖上不見我情分，即不厚加升爵，下官只願留個美名。”馬氏道：“老爺，你且拿穩些！妾勸你休得癡心妄想，要安穩時，須當依妾之言，不結患於上，又無旁人嗔怪，久遠安妥為官，豈不甚妙！”王炳道：“據夫人主見如何？”馬氏道：“此案即雲是真，卻是口說無憑。況且內監郭槐威權太重，外交黨羽，內結太後，事如天大，郭槐豈肯輕輕招認？他如不招，定必動刑，如此他立下一留頭不留腳主意，一定抵死不招，老爺怎奈他何？事既不完，先結

怨於劉太後，倘被他執一破綻，暗算起來，實難防避。那時包拯決不來看你是同裏同科之誼，破窯中貧婦，也難搭救於你，古雲‘識
權達變者為豪傑’，老爺也須三思。”

不知王炳是否依從馬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